



日本的上古時代文學

日本的上古時代文學

(西元七九四年以前)



日本文學的發生與展開過程，按通史的劃分，可分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近代等。如果以政治史的區分（即按建都或幕府所在地），日本文學的上古時代，是指文學的發生以後，至遷都到平安京（京都）以前的一段時期，也就是西元七九四年以前的時代。

在這一時代，皇都建在大和（奈良）一帶。雖然在第十六代的仁德天皇（在位自三一三—三九九），或第三十六代的孝德天皇（在位年間六四五年六月—六五四年十月）時代，曾建都在難波（現在的大阪）；第三十八代天智天皇時代（在位六六八—六七一）建都於近江，



其他各代天皇則均建都於大和（奈良）。因此在這一個時期，大和（奈良）地形上的山間地域風土，成為日本文學形成的地盤，而在風土與氏族制度和律令制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形成了日本的上古時代文學。

這一個時代的日本文學，可以分為「口承文學」（或稱傳誦文學）與「記載文學」。首先發生口承文學，而後有了記載文學；然後並存口承與記載文學兩者。

在古代的日本，有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等口承文學的存在。這種口承的文學，被使用文字記載而出現了《古事記》（七一二年成立，日本最古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典籍）、《日本書紀》（七二〇年成立，使用漢文記錄的日本第一部正史）、《風土記》（七一三年，日本奈良朝廷命全國各地撰呈的四六駢儷體漢文的各地方人文地理誌）等記載文學的最初「文獻」。

日本在口承時代的文學，可以說還看不出有真正的文學意識，只不過在生活的表現上，留下所謂口承（傳誦）文學而已。

至於文學的發生動機，有感動起源說、性慾起源說、信仰起源說及勞動起源說等等心理和社會性動機的起源說。以上各種動機，在互相的關連中，發生了文學。唯依其發生的動機，所成立的文學形態不同。由感動起源的文學，成為詠嘆或抒情詩；由信仰起源的文學，則成為敘事詩。



原始的文學形態，敘事與抒情不分，有如「歌垣」（日本古代男女，在春秋定時聚集在山或市場附近，載歌載舞的風習，並藉以選擇配偶）的狀態。接著分出「敘事性」的和「抒情性」的形態，而又成為神話、民間故事、傳說或歌謠等等。以上的文學形態，雖然有顯著的團體性、民族性的性質，但逐漸的出現個人自覺而發生的抒情詩。並且經過以上的過程而自口承文學進入記載文學。上述情況，在日本古代文學的場合，可以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蒐錄的歌謠，向八世紀中葉編撰完成的日本第一部和歌集《萬葉集》的發展過程中，看出明顯的痕跡。

在敘事抒情未分的文學，除上述「歌垣」之外，還有「呪文」（咒文）、「託宣」（神諭）、「祝詞」（祈禱文）、「宣命」（日本古代的詔勅）「壽詞」（祝天皇長久繁榮文）等等。

「呪文」與「託宣」，是神對人的話；「祝詞」有神對人的話，和上奏體之人對神的話兩種。「呪文」的形態很單純，「祝詞」的形式則較為整齊，以敘事的部分和抒情的部分為主，前有序，後有結語。「宣命」是具有「神格」的天皇對國民的詔勅：因此，以上的神或天皇與國民之間的紀錄文，雖然文體莊重，但過分抽象，缺乏具體的文學性。

接著從敘事抒情不分的文學，逐漸分離敘事性與抒情性，而從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中，出現敘事文學的題材。如《古事記》上卷，或《日本書紀》的卷一、二便是神話；《古事記》



的中、下卷，或《日本書紀》的卷三至卷三十，則具有傳說與故事的題材和形態。在《風土記》中也有很多的民間故事。

敘事文學既以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為題材，當然已有文學的形象化。《古事記》與《日本書紀》，雖然也有異於敘事文學的部分，但從前後的敘述中，已可看出作者起筆自「神代」，內容有創造天地、國土和人類，及人的生死與愛；「高天原神話」●和「出雲神話」●的對立：「天孫降臨神話」（記載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神話。謂天上的天照大神，派遣其孫，自高天原降臨日向的高千穗山峰，開始統治日本國土）和「日向神話」●等等雄壯的敘事文學的形象化。

在《古事記》中，詳細的敘述「高天原神話」與「出雲神話」的對立部分，已有顯著的敘事文學之性格，而在現存的播磨、常陸、出雲、肥前、豐後等五地方風土記逸文中，敘述各地方風土之外，也包含民間故事，如「浦島故事」（救過海龜的丹後漁夫浦島太郎，被招待到龍宮接受仙女的款待，三年後回到故鄉時已無從前村莊，所有人都不認識，打開禮物寶盒後，浦島太郎竟一下子變成一白髮老翁的故事），或「羽衣故事」（日本的天上仙女故事），都是相當出色的敘事文學。

日本古代抒情文學的系列，是始自《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裡的「歌謠」，以至於《萬葉集》。記紀裡的歌謠，是從詠嘆性的歌詞出發，至敘述第一代的神武天皇，或「日本武尊」



（日本古代傳說中的英雄、第十二代景行天皇皇子）之中的歌謠時，已有抒情文學的形象，至輕太子和輕太郎女的一連的歌謠時，已成為很出色的抒情詩作品了。

以上歌謠的抒情詩，為後來的《萬葉集》繼承，而《萬葉集》共有二十卷，約四千五百首和詩，作者包括第十六代仁德天皇（在位三一三—三九九）至第四十七代淳仁天皇（在位七八—七六四）的四百多年，內容多彩多姿。其中作品最多的是自第三十四代舒明天皇（在位六二九—六四一）以後的大約一百三十年間。代表性作家（日本稱為歌人，即詩人之意）有額田王、柿本人麻呂、高市黑人、長意吉麻呂、大伴旅人、山上憶良、山部赤人、高橋蟲麻呂、大伴坂上郎女、大伴家持、田邊福麻呂、笠女郎、狹野茅上娘子等等男女歌人。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在日本古代文學中，漢詩文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日本書紀》是以純漢文撰寫的敘事文學；《懷風藻》是現存日本最古的一部漢詩集抒情文學。

《懷風藻》成書於七五一年，蒐錄古代日本漢詩人六十四人，一百二十首漢詩。其中也有大津皇子、大伴旅人、藤原宇合等《萬葉集》中的和詩作者。

由於古代日本原無文字，在中國的漢字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始接觸文明，開始學習漢文，並利用漢字以記載日本的歷史與文學，從此日本自口承進入「記載文學」的時代。

古代日本人學習漢文，並利用漢字以記載日本的歷史與文學，曾研究出種種的表記法。如以「前後」訓讀為「MAE・USILO」，以「阿那邇夜志」音讀為「A・NA・NI・Y



A・S・I」，或音訓併用。以漢字為「仮（假）名文字」，僅表示其音的音讀方法，稱為「萬葉仮（假）名」或「直仮（假）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歌謠，便是使用「萬葉仮（假）名」的表記法，而《古事記》與《萬葉集》則為漢文與仮（假）名的混合表記。再者，日本古代的紀錄全為漢字，因此也稱為「專用漢字時代」，而中國詩人的思想與感情及文體、內容等等，都對日本的古代文學影響極大。



● 高天原神話，是記紀所傳的日本三大神話系統之一。傳說日本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等所住的天上世界。

● 神話舞臺在現島根縣地方，也是記紀神話三系統之一。傳說天照大神之弟素盞鳴尊，在高天原胡鬧，被放逐到出雲國，在當地為民除害，殺死八岐大蛇。他的子孫大國主命，將該國統治權讓給天孫瓊瓊杵尊。

● 神話舞臺在現在的九州宮崎縣。自天孫降臨起至第一代日本天皇神武天皇開始東征的日向三代神話。



日本沒有「固有文字」

學過日本文學的人，都知道日本古代沒有文字，在中國的文字（漢字）傳入日本，而一部分日本人學會使用漢字（漢文）之後，日本文學史上才開始有了使用漢字的「記載文學」的出現。在這以前，沒有文字的時代，日本的文學活動，只有使用語言的口誦。這在日本文學史上稱之為「口承文學時代」。

由於日語與中國話，不屬於同一語系。漢字傳入日本後，日本人學習漢文相當吃力，於是日本人發明了利用漢字的音讀來標記日本話的方法。七十二年撰成的日本最早的一部歷史書《古事記》，和七五九年以後編撰完成的日本最古的和歌（詩）集《萬葉集》，便是利用音讀的漢字寫成的。這些被日本人利用音讀記錄的漢字，後來被稱為「萬葉仮（假）名」，然後再從「萬葉仮（假）名」取其字旁創造了「片假名」；又改造漢字的草書另外創造了「平假名」；這兩種「假名文字」，成為今天的日本文字。

但是日本人寫文章，僅使用「平假名」或「片假名」，不能表現出文章的優美，在「片假名」或「平假名」寫的文章中，仍須加入部分漢字，才能使文章美化易懂。因此漢字在日本，



至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然而日本的文化逐漸進步以後，日本人對於自己沒有「固有文字」，以借自外國的漢字為日本文字，漸漸感到羞恥；於是自「鎌倉時代」，就有人開始引經據典的主張他們在古代也曾經有過自己的「固有文字」，即所謂的「神代文字」；而且提出有所謂「日文」、「天名地鎮」、「秀真」、「阿比留文字」、「上津文字」、「豐國文字」等等數種字體的「固有文字」說。

在日本，最初主張「固有文字存在說」的學者，是中世鎌倉時代文永年間（一二六四—七五）的卜部兼方（名懷賢，生歿年不詳，鎌倉中期的日本國學者和神道家）。他在用漢文著作的《釋日本紀》（十三世紀末完成的日本民間第一部對《日本書紀》的註釋書。是大和（奈良）時代以來有關該書研究之集成）一書中的一段說：

假名字，誰人所作哉。

先師說出，漢字傳來我朝者，應神天皇字御也。於和字者，其起可在神代歟。

龜卜術起自神代……無文字者，豈可成卜哉。

卜部兼方的這一段敘述，就是日本固有的「神代文字」存在說的開端。兼方引先師的話說，日本在神代（即古代最早的時候）就有龜卜術，沒有文字，哪能成卜？因此主張漢字傳來之前，在神代日本已經有了「和字」（即日本固有文字），用以龜卜的紀錄。

接著朝廷的祭神官忌部正道，於一三六七年在他著作的《日本書紀神代卷口訣》一書中，



也肯定地表示：

神代文字象形也。

又有人發現，七二〇年成立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的欽明天皇二年（五四〇）文中
中有：

帝王本紀，多有古字，撰集之人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遂致舛雜。

於是中世當時的日本神道家們，遂將發現在古代龜卜所畫的類似符號的「記號」，指為是日本神代的象形文字。

到了江戶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主張神代文字存在說的日本國學者和學說愈來愈多。如享保年間（一七一六—一三八六）神道家跡部良顯，號光海的《和字傳來考》；元文年間（一七三六—一七四一）伊部安崇的《和字傳來考附錄》；寶曆年間（一七五—一六四）真言宗僧諦忍的《伊呂波字問辨》；天保年間（一八三〇—一八四四）江戶後期國學者鶴峰戊申的《鏤木文字考》和《神代文字考》，野口隆正（一七九二—一八七一，本名大國隆正，幕末維新期國學者、神道家）的《神字學小考》，落合直澄（一八四〇—一九一，明治初期國學者神官）的《日本古代文字考》等等。其中，主張「存在說」最積極而有力者，是江戶後期的日本國學四大家之一，以復古神道排斥儒佛，其尊王思想對幕末「尊王攘夷」運動曾有很大影響的平田篤胤（一七七六—一八四三，著有《古史徵》、《古道大意》等）。平田在他的論文《神字日文



傳》中，曾列舉實例，以證實他所主張的固有文字存在說之論據。但他所列舉的「神代文字」，總數共為四十七個字，恰與日本中世以來使用於庶民識字教育的「伊呂波歌」的字數相同；同時平田的同門師兄伴信友（一七七五—一八四六。江戶後期的日本國學者），在《神代字辨》及《仮名本末》的論文中考證出平田的「神代文字」，為朝鮮古代諺文的模仿文字，以致引起所謂「神代文字」乃屬後人偽造出來的疑問。以上所有主張存在說的論據，由於都缺乏有力的「物證」，無法使人採信。

反之，否定「存在說」的，不但有歷史文獻，更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如平安時代大同二年（八〇七），齋部廣成（生歿年不詳，平安初期職掌朝廷祭祀之官吏）奉當時在位的第五十一代平城天皇之命所著的《古語拾遺》（蒐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所遺漏的代代相傳傳說的歷史書）序文中有：

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原文）

三善清行（八四七—九一八。平安初期漢學者，曾為第六〇代醍醐天皇上奏辛酉革命之議，開辛酉，甲子改元之例）用漢文所著的《革命勘文》（根據中國的讖緯思想，以陰陽五行說預言日本有時世變革之書）中也說：

上古之事。皆出口傳。故代之事變。應有遺漏。又允恭天皇以後。古記頗備。

又，平安後期的漢學者大江匡房（一〇四一—一一一一。曾任朝官權中納言，著有《續本朝